



【人生随想】

## 站台回旋曲

□肖复兴

夏天,我在北京火车站的站台接人。我已经好久没有来过这个站台了。不说今年疫情以来半年多没来,就是再往前数,起码有小二十年没来这个站台了。

青春时期到北大荒,往返千里长途,火车最是难忘。无数次奔波在火车的旅途中,每一次上车、下车,都必须经过这个站台。这个现在叫做北京东站的老站台,便像是位亲人,永远站在那里,守候着你归来,或送你远行,看你开怀大笑,看你隐隐落泪,看惯世事沉浮,看尽春秋演绎。

52年前的7月20日上午10点38分,我离开北京去北大荒。站台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拥挤成了一锅搅不动、巴了底的粥。人头攒动,旗帜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里一遍遍不停地播放着歌曲,那种热烈的劲头,几乎能够把火车推动,让它如同飞机一样飞上云端。北京火车站的站台,仿佛在不停地震动。

52年过去了,还是这个站台,已经无情而彻底地把我们遗忘,像是一个背信弃义的情场老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将当年煽动起来并施予我们的热情转手给予了新人。罗曼·罗兰说得好:每一个时代都要设置一个理想,好让年轻人疯狂。站台,只是迎送一代代年轻人的港口。

此刻,高音喇叭里正用一种软绵绵的声音播放着火车开出或到来的信息,声音在寂静而显得空荡荡的站台上空荡荡地回荡着,轻柔得如同一阵暧昧的抚摸。

一切曾经热烈喧嚣的场面,都如同戏剧里转台的布景,被迅速地置换,被打扫得那样干干净净,连一点灰烬都不剩。站台上,只有孤零零的灯光在闪烁,虽然是在炎热的夏天,那被风拂动的灯光却让人感到如同凄清而冰冷的秋霜一样,一缕一缕地飘动着。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岁月是多么无情,历史已经残酷地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而我们的青春已经彻底不再。无论我们怎么费劲地打捞,也不可能打捞上来什么东西了,我们为什么还在做着猴子捞月亮般徒劳的游戏?我们又为什么还在做着普希金《渔夫和金鱼》故事里打捞上来一条想要什么就给我们什么的金鱼的美梦?

转眼之间,一代人已经无可奈何地老了。仅仅我们一个生产队,已经有二十几位老知青先后离世。可是,我们还是不可救药地思念那个曾经埋葬过我们青春的地方。无数知青,还是魂牵梦绕地一次次重返北大荒。站台,便是我们的必经之路。我也一样,不也是一次次重返北大荒?

站台,像一位沧桑世故的老人,不说什么,却什么都明白,因为每一次去那里,或者从那里回到北京,它都看得清清楚楚,须眉毕现,滴水不漏。

法国哲学家哈布瓦赫曾经说:“现在的这一代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峙起来而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哈布瓦赫又说,“现在一起参加一次纪念性的集会,在想

象中通过重演过去,以此来再现我们那顽固不化的思想。”

这就是哈布瓦赫所论述的立足于现在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来进行集体记忆的普遍的思维模式。我们这一代人,谁也无法逃脱,都是这样顽固不化。

我们真的如哈布瓦赫早早就一针见血预言的那样:没有我们这样的重返北大荒的集体集会,没有我们这样在激动的想象中重演过去,过去的一切就真的会在时间的迷雾中慢慢飘散?而那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是的,我们不甘心,我们渴望通过这样的集体记忆,在顽强的想象和希望中,重新找回失去的一切,将已经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我们重新拉回到广场的中心位置,梦想着依旧能像广场中心那些旗帜一样迎风飘扬。

但是,我们能够真正找回曾经失去的一切吗?早已经飘零在地上的落叶,可以拾起来夹在书中做一枚怀旧的书签,却不会再上演如鸟一样重新飞回枝头的神话了。广场还在,站在那里的人们,已经不再是当年挥舞旗帜高唱歌曲的我们,我们不过是在夜晚人群散去的时候到那里跳跳广场舞。

在那些路远天长的日子里,在无边的北大荒的荒草甸子里,想家、回家,成了心头常常响起的主旋律。渴望见到绿色的车厢,又怕见到绿色车厢,成了那时一种说不出的痛。火车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好的印象,唯独站台给我以亲切感。尤其是回到北京下火车的时候,站台,让我像是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而我要离开北京回北大荒的时候,站台又仿佛那样依依不舍。

又想起52年前7月20日上午10点38分的站台。那一天,阳光灿烂。我再也没有见过那样阳光灿烂的站台。我永远也忘记了,就在火车刚刚驶动的时候,我们的车厢里就有一个同学失声哭了起来。和当时热烈激动的场面显得不大协调的哭声,让满车厢的人都为之一惊。谁都不会明白那刚刚离开北京的哭声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只有到了52年后的现在,我才多少明白一些,那哭声是对我们的青春命运般的一种隐喻或象征。

站台,会像是一个硕大的容器,装下了这些岁月里青春的哭声吗?我不知道。即使是一个容器,50多年过去了,会不会锈蚀破损而裂开缝隙甚至掉了底,让这些哭声像水一样,跑冒滴漏得一干二净?

记得那一天,哭声还没完全停止,火车还没有完全驶出站台,不仅我一个人看到,站台的边上,紧连着明城墙的残墙垛上,站着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向着车厢挥手。我认识她,邻校高一的女生,但她并不是为我送行,也不是为我挥手。火车在这一瞬间加速,很快风驰电掣,将一切甩在身后。

火车就要进站,要接的人就要到了。铁轨咣当当的撞击声中,似乎将历史与现在、回忆和现实剪接交织一起,有了一种错位和分离的效果。站台,北京站的站台,一如既往,不动声色,处变不惊,立在52年后夏日炎炎的阳光下。

□孙葆元

中华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表现在一个“忧”字上,忧天下是其核心思想,天下是庶民的天下,忧天下其实也就是忧庶民。中国文学史把这一基本点归结为“人民性”,评价一位有历史贡献的作家就是看他作品中的“人民性”。无疑,杜甫就是一位具有人民性的伟大诗人。

杜甫的“忧”表现在他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关怀和诗的恸哭,代表作当然是他的《三吏》和《三别》。创作这组诗歌时他正值盛年。公元758年(唐肃宗三年),他47岁,在长安官中任左拾遗。所谓“拾遗”就是捡拾圣上在决策中的疏忽和遗漏,属谏议官员。心里一得意,身居高位的他就写起华丽的宫廷诗来:“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美吗?确实是美!如果这样写下去,今天我们就看不到杜甫了。这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了三年,宰相房琯请征,可是在陈涛斜这个地方打了败仗,唐肃宗十分生气,一怒便把房琯罢了相。《旧唐书·杜甫传》载:“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做了左拾遗应该做的事,却被撵出了长安城,《三吏》和《三别》就是在去华州上任的路上所见所作。

中国文学真应该感谢这次“驱逐”,它改变了杜甫的人生,也改变了诗歌往现实主义发展的走向。为了平定安史之乱,唐朝廷付出了

“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如此雄关险道,为什么要加固?三年前唐军大将哥舒翰镇守于此,本可凭险据守,唐玄宗好大喜功,强迫他出战,结果兵败桃林塞,致使百万士卒坠入黄河而亡,“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杜甫左拾遗的性格不改,哪里有漏洞就往哪里戳,他告诉潼关吏,“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石壕吏》则完全谴责了吏人的嘴脸,“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从一位老妇人的啼哭中,诉说了这样的故事:这一家的三个儿子从军戍守,两个儿子战死,家中的孙儿尚在乳中,儿媳连一条蔽体的裙子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候,老翁跳墙逃跑了,只剩下老妇。老妇对那暴叫的府吏说,让我跟你去吧,我尚能为军做晨炊。就这样老妇人被抓去充役了。何等悲伤的离别!

此时杜甫也是朝廷官员,他没有站在吏员的角度上动员不满十六岁的少年、年逾古稀的老妇去保卫朝廷,也没有慷慨昂昂地抒发正义之战的道理。其实他笔锋一转就可以写出那群少年为国出征的气概,还有那位老妇不顾体衰也要上战场的豪迈。如果那样写就没有杜甫了,杜诗将平庸地被文学遗忘。

《三别》里的《新婚别》写一个新婚少妇还没有睡暖丈夫的床第,次日晨丈夫就随军出征了。“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垂老别》写一位垂暮之年的老人,“子孙阵亡尽”,在兵役面前扔了拐杖,不顾“老妻卧路啼”的死别,还是要走向战场。诗人讲的是“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的惨状。《无家别》写的是一个刚从战场上归来的戍卒,归家,家却无存,又被征调上战场的故事。

正是在这些控诉中,我们看到了杜甫的家国情怀。豪言壮语无法企及,在真实面前一切歌颂黯然失色,相反,正是这种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情怀构成了杜甫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以此为由把此景此情解读为消极主义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恩格斯在致斐·拉萨尔的信中说:主要人物一定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还说,“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这就是从生活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种概念出发。忧之深,爱之切,没有深沉的忧,决然唤不起感天动地的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断肠般的泣诉,这是何等的家国情愫!再看杜甫初登朝堂,得意忘形之际写下的华丽词藻,“天门日射黄金榜,春殿晴曛赤羽旗。宫草微微承委佩,炉烟细细驻游丝。云近蓬莱常好色,雪残鶗鴂亦多时。侍臣缓步归青琐,退食从容出每迟。”(《宣政殿退晚朝出左掖》)这是食禄无忧的情怀,虽事朝廷家国,但是,与人民隔得太远了。

## 读懂杜甫的『忧天下』



沉重的代价,先是唐玄宗避乱四川,后是大唐盛世光彩不再。这场战争打了八年,直打得男丁殆尽、兵源匮乏。平叛本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却演出了人间悲剧。杜甫用他的眼睛捕捉到社会的现实,用他的诗记录了一段史实。《三吏》如实写下征兵的三种官吏的丑恶嘴脸。《新安吏》写的是新安县吏征调“中男”入伍的场景。什么叫“中男”?按唐制: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一岁为丁,六十岁为老。征丁应为征调二十一岁以上的青年入伍,可是这个年龄段的男青年全都征用完了,战争的消耗仍然需要兵丁,于是开始征调少年入伍。新安“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这是战争的无奈。接着他写离别的惨象:“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谁都知道这些少年一去意味着什么。《潼关吏》写的是士卒筑城备战的情景,